

世界文学名著 宝库

罗马女人

安徽文艺出版社



罗马女人

[意大利]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 著
沈萼梅 刘锡荣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前言



“人人都想永垂不朽。面对死亡，人发现自己乃是人类中的一员。因为是人类，所以人才自感是不朽的。于是人就竭力生儿育女，或者努力创作艺术作品。子女与艺术作品两者都会在时间上延续人类的存在。”被人们誉为“意大利当代的巴尔扎克”的阿尔贝托·莫拉维亚在八十三高龄时曾这样向人们表示自己对文学艺术的坚定信念。

莫拉维亚一生写了十七部长篇小说，十部评论集和游记，十二部短篇小说集，十部剧作。他的作品被译成三十七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广泛流传。所以，当这位举世瞩目的文学巨匠于1990年9月26日离开人世后，千百份唁电和悼文从意大利各地和国外发往罗马，意大利

各大报纸也纷纷载文，沉痛悼念这位划时代的伟大的小说家和评论家，称“莫拉维亚是意大利文学史上一位被公认的来不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伟大的小说家。”是意大利“本世纪继皮兰德娄之后在全世界最受推崇和赞赏的作家。”

莫拉维亚一生始终不渝地坚持文学创作，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他的书案上总是堆放着无数书稿纸页。他以无与伦比的顽强的生命力，永恒不息的思维能力和工作毅力，把敏锐深邃的洞察力和非凡的智慧凝聚在他千万页书稿之中。“你笃信文学，但你不以文学作为你自身的装饰：你对文学的信仰体现在你每天清晨早起伏案疾书之中，以此来更新和充实你的这种信仰……在你身上体现了作为一位作家的尊严。从这个意义上说，你是一位真正的导师。”这种顽强的毅力也表现在他对病魔的抗争搏斗之中。九岁时的莫拉维亚因患骨结核病而卧床疗养长达九年之久，使他失去了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但莫拉维亚坚持刻苦自学，博览群书，尤其攻读了大量欧洲古典文学名著，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深厚的文学基础；为了阅读原文

经典名著，他还掌握了德文、英文和法文，1925年，因病魔缠身而无法上高中的十七岁的莫拉维亚，就开始每天坚持卧床写作，脍炙人口的处女作《冷漠的人们》(1929)以展示罗马上流社会的内幕，揭示资产阶级家庭的虚伪、堕落和人生的空虚、冷漠而轰动了当时欧洲文坛。这种顽强的毅力还表现在他对其所处时代的法西斯制度势不两立的斗争勇气和胆略上，在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的年代里，莫拉维亚因其当画家和建筑师的父亲是犹太人，而不得不颠沛流离，沦落他乡，以躲避反动当局的迫害。在那黑暗的岁月里，不仅《冷漠的人们》、《假面舞会》等作品屡遭查禁，他的名字也被法西斯警方列入“颠覆分子”的黑名单上。

在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法西斯专政结束之后，莫拉维亚以空前高涨的创作激情，陆续写出了《罗马女人》(1947)，《违命》(1949)，《随波逐流》(1951)，以及反映生活在罗马社会底层的贫苦人民苦难遭遇的《罗马故事》(1954)和《罗马故事新编》(1959)，还有奉献给抵抗运动的长篇小说《乔恰拉》(1957)等。

曾把作家看作是“其所处时代的警觉的

眼睛的莫拉维亚，“始终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从他生活在其中的资产阶级内部揭示资产阶级的本质，以伦理道德者的身份清醒而又疑惑地追忆往昔。”莫拉维亚出身于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他从本阶级日趋没落和衰亡的过程中，看到了这个阶级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各种阴暗面，他以深邃的洞察力和敏锐的目光，用锋利的笔触揭示和批判了他自身所从属的资产阶级的腐朽和虚伪。他笔下的人物都由于在生活中难以寻求自身的真实存在，无法与现实沟通而烦闷苦恼，这种精神危机的实质是无法承认异化了的自我而发展到了完全失去自我意识，即变得“冷漠”，或者说是“麻木”了。这也构成了莫拉维亚独特的创作轨迹，从而形成了他的文学创作之魂。六十、七十年代的一些作品，如短篇小说集《机器人》（1962），《东西就是东西》（1967），《天堂》（1970），以及长篇小说《烦闷》（1960）和《注意》（1965），则进一步揭示了经济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所掩盖的种种社会矛盾和人们精神上的空虚。人们绝望地从生活中寻找可以赖以依存的东西，可以与现实沟通的东西，这就是整个社会的悲剧：经济上出

现的奇迹与精神危机并存的悲剧。这种精神危机也反映在莫拉维亚自身的思想中，1971年问世的长篇小说《我与他》就说明了这一点。整部小说是写代表现代人的“我”和拟人化了的男性生殖器“他”之间的对话和较量。表面看来非常滑稽可笑，实际上是用艺术手段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社会问题。小说情节荒唐怪诞，笔法幽默诙谐。似乎“性”成了沟通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启迪人的春药”，这反映了西方社会世态的炎凉，人们精神上的颓废苦闷和极度悲观失望的心态。人们力图从性行为中求得精神超脱，但是当人们痛苦地发现“性”不仅不能使人们达到心理平衡，反而更加剧了心态的不平衡时，就陷入了一种更大的痛苦，即真正陷入了以任何方式都无法摆脱的精神危机之中。1978年，以1968年意大利学生运动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内心生活》问世。小说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面对动荡的社会现实所表示出来的病态心理，主人公对社会和本阶级的叛逆和反抗就体现在堕落、纵欲、空喊革命口号和暴力行为上。

莫拉维亚把“性”作为文学手段来揭示人与现实格格不入的绝望心态是有其独到之见的，正如他自己所述：“性变成了文学创作的课题，无须去借助象征和比喻来加以掩饰。经过若干世纪之后，如今人们可以直截了当地、露骨地、现实地、粗俗地在文学作品中来表达‘性’了，只要作品本身需要。”所以，我们绝不能简单地把作者的这种创作主张视为消极的和颓放的。

1983年，阿尔贝托·莫拉维亚以他在欧洲文坛的崇高威望当选为欧洲笔会主席，并任欧洲议会议员；他的最后一部小说《观望的人》（1985）揭示了人们对原子弹的恐惧和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及人文与科学之间的差异。

二十世纪意大利划时代的伟大作家阿尔贝·莫拉维亚的与世长辞，给意大利文坛留下了无法填补的空白，使意大利文坛失去了一位激励人们苦苦寻觅人生实质内涵的文学巨匠。

《罗马女人》（1947）是莫拉维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部力作。当时莫拉维亚一

家人过着清贫的生活，“我们勉强能糊口，解决温饱问题就是一切。上午我写小说(当时正在创作《罗马女人》——恩佐·西契利亚诺注)，下午改编剧本。我身上穿的是哥哥的旧衣服翻改过的……”也许正是因为处在这样贫困艰辛的生活环境之中，莫拉维亚能以一反常态，写出这样一部与他以往写作主题截然不同的长篇小说，一部以倾诉罗马底层人民痛苦生涯的、极富人民性的作品。

这是一部以剖析人生存在精神上的痛苦为主题的小说，淋漓尽致地揭示了黑暗的法西斯社会中世态的炎凉，以及对人们心灵上的折曲和精神上的摧残，作者对罗马平民阿特里亚娜一生的不幸遭遇寄寓了深切的同情。

阿特里亚娜是个美丽、善良的姑娘，她家世代代生活在罗马，她诚挚地想以自己的辛勤劳动所得维持生计，在画室替人当模特儿，并帮助母亲终日缝制衣服，一心向往一种普通人那样幸福、美好的生活。但是他的情人吉诺欺骗了她，使其幻想破灭了，家境的贫寒和当妓女的好友吉赛拉的诱引和怂恿绝望中的她终于堕落为一个以卖笑为生的女人。

这位同悲苦命运搏斗的女性，在不断的织梦和幻灭中看清了人生的实质，认识到那令人痛苦而又毫无意义的现实社会才是她个人悲剧的根源。她从痛苦的卖身生涯中所结交的情侣身上，发现在现实社会中值得同情和怜悯的不只她自己，而是所有像她一样生活在虚无之间的人们，“他们只不过是在现实生活中各自诚实地在扮演着一种不诚实的角色。”法西斯保安局头目阿斯达利塔因精神空虚，疯狂地热恋着罗马姑娘阿特里亚娜，由于始终得不到罗马姑娘的爱而绝望地“诅咒自己出生的那个日子”，她“透过他那一堆狼衰的话语，看到了他的孤寂，而且深知他根本无法摆脱这种孤寂”；杀人犯松佐涅奥是个没有人性的暴徒，他不仅为了出手赃物残忍地杀死了珠宝商，冷酷地把法西斯官员阿斯达利塔推下楼梯天井使之毙命，还冷酷地兽性地蹂躏了罗马姑娘，彻底地占有了她，并使之怀了身孕，最后在警方的追捕之下，他中弹身亡；年轻的大学生贾科摩出身于富贵人家，对优裕舒适的家庭环境的厌烦，使他感到自我存在的空虚和贫乏，而投身于反法西斯政治斗争的洪流之中，想让自己从无所作为的

麻木僵死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以寻求人生的实质意义。但是当他被捕入狱之后，一种莫名的意志力的丧失，一种精神上的失常和变态，在没有人威逼更没有人施刑的情况下，竟供认出同伴，出卖了事业，从此自己成为“告密者”的痛苦折磨着他的心灵，使他无地自容，陷入了空前的孤寂和绝望之中，因而对人生更冷漠，对爱情也麻木了，甚至情人哄骗他快要怀里的父亲的消息，也无法使他排除内疚的折磨，终因感到人生之荒谬而自杀了……

莫拉维亚笔下不存在抽象的“人”，只存在一种“人物”，一种实实在在的人的存在；小说中人物孤寂的自我存在，往往与其他人物同样孤寂的自我存在相互交叉和相互冲突；无论是罗马女人阿特里亚娜，还是法西斯官员阿斯达利塔和年轻的大学生贾科摩，或是杀人犯松佐涅奥，他们都是在自然主义法则的支配之下，被动地接受了现实所强加于他们的生存条件，明知毫无实质意义，却又自欺欺人地矛盾地生活着，他们失常、变态和麻木不仁，可以说这是莫拉维亚作品中所塑造的诸多人物形象的共同特征。

莫拉维亚在《罗马女人》一书中，还善于把故事情节、人物和心理分析三者有机地交融在一起，使作品极富感染力，从而收到独到的艺术效果。如主人公阿特里亚娜受了情人吉诺的欺骗之后，在极度痛苦中走上了以卖淫为生的道路，因为现实毁灭了她少女纯真的爱之梦，她甚至不相信世间存在什么爱，所以她就机械地用肉体换取着自己在人间的存在，她想起了孩童时代玩耍过的洋娃娃，觉得自己就像洋娃娃一样，整天被人东掷西扔地糟踏，那红润的脸蛋上虽然还堆着笑容，但里面已被摔打得稀巴烂了，她感到“自己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只是她躯体的各个部分还存在”。她结识了大学生贾科摩之后，使她又发现了另一个孤独的人生，她力图用柔情和深切的爱去融化他那颗对生活已经麻木了的心，但后来她痛苦地发现，自己“不仅为他的痛苦而痛苦，还为自己无力使他摆精神上的自我折磨而感到痛苦”。在绝望之中，一个行李箱的旅馆标签上的一方蓝海，使她思恋起大海，因为大海的“波涛不仅冲洗着人的躯体，还冲刷着人的灵魂”。她恨不得让心爱的人立刻投身在蔚蓝的大海之中，使他冲刷掉

笼罩在心灵中的阴影，排除精神上的重负，她也真想让自己淹死在大海里，让那具已“失去生命的躯体随着海浪，永久地漂浮在碧蓝的晴空之下”。这样一来，作者就把人物的不幸遭遇与痛苦绝望的心境融于诗情画意之中，令人悲切，催人泪下。在整部小说中，作者恰到好处地运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细腻而又逼真地揭示了人物在充满欢乐希望、怨恨恐惧和悲观绝望时的各种心理活动，而且采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这就直接展现了一个心灵受到严重摧残的年轻女子的精神世界。通篇读来，宛如亲耳听到一位罗马女子在痛苦地倾诉、哭泣、哀怨和呐喊，从而引起读者的共鸣，启迪对人生的深思。

莫拉维亚笔下的人物往往都具有双重心理状态。沦为妓女的罗马姑娘痛苦地忍受身心上所受到的摧残，每当夜深人静时，她感到从未有过的孤寂，她独自一人祈祷上帝拯救她，这样的祈祷像灵丹妙药，使她暂时减轻精神上的痛苦。然而，她身上又有那种使她全身发痒的诱惑男人上钩的欲望，而且金钱和舒适的生活对她有一种难以抵御的诱惑力。她第一次从警察头子手里接过卖身的报酬时，

立即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喜悦，她几乎感到自己是幸福的人了。她从未有过那么多的钱，那几张钞票她摸了又摸，看了又看，高兴得真有些忘乎所以了。以卖淫为生的阿特里亚娜，在寂寞孤独时总感到怅惘茫然，一方面她清醒而又敏锐地从各个角度看透了她整个的生活和她自己，带着陌生的男人到家里来过夜，打情卖俏，出卖肉体，无非是希冀一张大额面值的钞票，以换取食品和衣物；另一方面，她从每次更换的情侣身上得到了好奇心和期待心理的满足，年轻人的羞怯、稚嫩，中年人的雄浑、魁梧，老年人的气质和特殊魅力，总之，男性的人体，对她来说，又成了一种“取之不竭的源泉”，给她一种“神秘的快乐”。读者似乎看到了罗马女人那一张痛苦、惨淡而又带着苦涩微笑的面容，一颗被蹂躏的只能在苦中求乐的凄凉的心灵。

莫拉维亚生前曾多次声称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通贯整部小说的是悲观主义的人生观。罗马女人和她的母亲以及她所接触的一切人都被现实生活痛苦地折磨着，熬煎着，都只是为了活着的人。故事的结尾是，阿特里亚娜按贾科摩遗书指示，怀着身孕去寻找贾

科摩的家人,以开始一种“崭新”的生活。要是生个男孩,她决定取名贾科摩,以寄托她的哀思;要是生个女孩,就取名“欢欢”,因为她希望将要出世的孩子今后能过上愉快的生活。但这种寓意深刻、令人悲怆的结尾,仅仅是预示了一种掩盖了痛苦真相的新的幻想。一个女人怀着杀人犯种下的根苗,去投奔一个自绝于人生的情人的家庭,这就令人不寒而栗地想象到,等待着罗马女人的是一种更为虚假更为痛苦的人生。

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令人不可思议地赋予主人公以一种完美无缺的文学语言,让她以第一人称向读者直接叙述她一生的悲惨遭遇,一个处在那种社会地位的女人显然不可能有这样高深的思维能力和表达水平,但正如作者在本书出版前言中所阐述的那样:“尽管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同样的智能和知识,但他们都有着自己完整的精神世界,即使最可怜的人也是如此。”《罗马女人》的作者的全部努力就在于他要着力去描绘一个罗马平民女子内心的精神世界。

《罗马女人》的作者正是用他那准确无误的文学语言和造诣高深的艺术修养,即高潮

起伏、层次分明地展示了错综复杂的情节,又细腻地揭示了人物的各种心态,还以诗一般的语言,描绘了那古老阴暗的罗马教堂,熙来攘往的大街,喧闹的露天游乐场,顾客盈门的咖啡馆,长满苔藓的石板地……使全书犹如一幅逼真的水彩画,向读者展现了罗马当年的人情风貌,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目 录



前 言	1
-----------	---

第一部

第 一 章	3
第 二 章	20
第 三 章	41
第 四 章	65
第 五 章	97
第 六 章	114
第 七 章	135
第 八 章	162
第 九 章	175

第二部

第 一 章	197
-------------	-----